

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

步步高

(又名：《把人做成一朵花》)

李春平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

步步高

(又名：《把人做成一朵花》)

李春平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李春平 200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步步高/李春平著. 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2005.1
ISBN 7-5313-2865-8

I.步… II.李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8449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024—23284029 购书热线:024—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www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chunfengwenyi@vip.sina.com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148mm×210mm

字数:230千字

2005年1月第1版

印张:9.375 插页:2

印数:1—20000册

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王维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:王恒霖
封面设计:张志伟 谷云燕 版式设计:马寄萍

定价:18.00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第1章

古长书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套新版县志。上面记载着，大明县从明朝永乐八年置县以来，在近六百年的历史中，历任县官达七百多个，真正留名的不到十个。其中一个终生执政清廉，视百姓为父母，在一次治匪平乱中亲自出征，死于土匪刀下，百姓十里送别，留下慷慨悲歌。还有个县令，其职位是通过异途捐纳所得（清代把花钱买官叫异途或捐纳）。他的文化是只认识五个字，他的姓名加字号。一次在金安州行窃时被当众擒获，原来这个花钱买来的县令竟是小偷加文盲。古长书的手在志书上摩挲着，仿佛触摸着历史的疼痛。他暗自感叹，数百年兴衰瞬间即逝，真正的好官能有几人？

古长书无意去追寻历史的苍茫与久远，他只不过是闲来乱翻书而已。当他重新把志书合上时，铅笔不小心掉在桌缝里了，好不容易才取出来。在古长书那凸凹不平的办公桌上，有一条横贯东西的缝隙，它会随着气温的升降而热胀冷缩，冬天小一点，夏天就张开到一厘米左右了。古长书任团县委书记的三年来，这条缝隙就一直陪伴着他。缝隙成了他最熟悉的一道景观。古长书喜欢抽烟，每次打开抽屉，都会发现从缝隙里漏下去的烟灰和纸屑落在文件上，有时钢笔也会卡在缝里取不出来。古长书说他们每

天都在艰苦奋斗，忆苦思甜。他在思路不清时，有时会突然来一声浑厚的男高音《我的太阳》，把坐在古长书对面的顾晓你吓一大跳。顾晓你说，古长书，你真有点帕瓦罗蒂的风格。古长书说，别说奉承话，我知道我的声音一出来，就是“怕瓦落地”，当心砸了你的脑袋。顾晓你是个善于思考的女孩，她由缝隙展开了对贫困的联想，还写过一首名为《桌缝》的诗歌以言其志。

现在，这位天真活泼的团委副书记顾晓你兴致突发，跑到其他两个办公室看了看，回来笑嘻嘻说：“报告书记，我们团委没一张好桌子，全裂口了。而且你这条缝最宽，桌子也最烂！”

“我是头儿，缝隙当然也比你们的大。”古长书抬头看看顾晓你的桌面，露出一脸坏笑，说：“你这条缝也不小呀！”

顾晓你怪怪地白了他一眼，那优美的睫毛在闪动之间，露出几分调皮、不满和莫测。“把我的玻璃板给你用吧。”顾晓你一边说，一边把她桌上的玻璃板取下来，放到古长书的桌子上。这块玻璃板是她专门从家里拿来的私有财产。

古长书推辞说：“留着自己用吧。你把玻璃板给我了，你那个缝就露出来了，会掉东西进去的。”

也许这话表达得不够准确，容易让人产生歧义，顾晓你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，又把玻璃板帮他擦净了，撅着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开始给手指甲涂抹指甲油。

古长书站起来，点支烟，踌躇满志地说：“等我们建成了第十所希望小学，我就要彻底改善一下办公条件，把办公室都弄得漂亮一些，装上空调，让大家呆在单位就不想走！”

“还差两所就是十所了。”顾晓你说着，把旁边的电扇打开，电扇便摇摇晃晃地吹起来。它已经有些年代了，吹风时发出刺耳的嘶鸣声，像田野上出了毛病的拖拉机，听来让人心里发毛。

古长书皱着眉头说：“别吹了别吹了，一吹更热。噪音太大了。”

古长书话音未落，电话突然响起来。是教育局打来的，说就在一个小时之前，城关镇所属的民办小学——红旗小学一群学生在柏树下复习功课时遇到炸雷袭击，一名学生当场死亡，十多名学生受伤。现在已经全部送到县医院抢救。古长书听后脸色大变，向顾晓你说了情况，让她留在单位，然后自己带着照相机匆匆出门了。

古长书最怕孩子们出事。本来是高高兴兴的，一听说这事，心情马上一落千丈。虽说这是学校的事，是教育局的事，与他这位团县委书记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但是，古长书是大明县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，他总感觉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注他们。

古长书风风火火地赶到县医院，看望受伤的孩子们。他们的脸都被雷电烧焦了，黑乎乎的，全都包扎了白色的绷带，使病房弥漫着一种恐惧氛围，让人想到在自然灾害面前，生命竟然脆弱得不堪一击。几个老师在旁边焦急地等待着，眼睛发红，显然是哭过了。古长书询问了情况，拍了照片，就匆匆忙忙赶到了发生雷电事故的红旗小学。

红旗小学离县城只有十多公里，乘坐一段出租车，再走一里多山路就到了。学校只有四五间低矮的土房，上面盖着当地盛产的石板瓦，一到夏天，石板上的高温无法散发，教室就特别闷热。自由活动的时间或下课时，孩子们一般不到操场上活动，而是到操场旁边的大柏树下嬉闹或读书。这是一棵百年古柏，郁郁葱葱，撑着巨大的冠盖，一直是红旗学校的象征和标志，也是学生们的第二教室。学生在树下玩耍，可以避免炎炎烈日的强光照射。谁知就在这天午后，柏树竟成了灾难的元凶。凭天一个炸雷，悲剧就在瞬间发生了。古长书先到柏树下，并没看到什么异常现象。看着学校破烂不堪的房子，便心如刀绞了。他当团县委书记的第一年，就到全县所有危房的民办小学去过，红旗小学便是其中之一。去年，他曾经准备把红旗小学列入希望工程建设项

目，但后来资金用到比红旗小学更差的学校去了，这所小学的维修改造便拖了下来。也是没办法的事，钱有限，而需要解决危房的学校又很多。顾了这头，就顾不了那头。古长书想，如果去年把危房改造一下，修几间砖房，今天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。

空寂的学校失去了往日的喧嚣，学生今天破例提前放学了。两个老师去了医院，三个老师去了已故学生的家长家里。剩下一个年龄大的女老师看校，她哭哭啼啼地向古长书讲了事情的简单经过。她说当时太阳很大，不远处有块乌云，可没有下雨的征兆。突然听到一声炸雷，然后就有人惊叫，只见柏树下所有的学生都倒下了，他们在瞬间失去了知觉，能够动弹的都在努力往起挣扎。只见一个二年级的男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老师和同学一齐上去扶他，一碰就从脸上掉下一块黑黑的肉皮，粘在这位女老师的手臂上，怎么甩也甩不掉，是一个男生拿来树枝捅掉的。这时他们才发现这位掉了脸皮的二年级学生已经死了。他才八岁，眼睛睁得很大，头发烧得焦黄发卷，衬衫也烧了大半，而且赤着脚，乌黑的脚丫子沾满了泥土。大家猜测，赤脚可能是触电致死的根本原因。古长书不敢再听下去了，他能想象得出灾难的迅猛与惨烈。

古长书的心情无比沉重，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，他到死者家里看了看，拍下了照片。看到学生家长哭得呼天号地的样子，古长书心都碎了。这位家长死了八岁的儿子，而古长书八岁的时候死了母亲，是父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。八岁成了他心里一道永恒的伤口，看到别人，他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他理解那位做父亲的悲愤与绝望。与其说是雷电夺去他儿子的生命，不如说贫困才是悲剧的根源。

古长书把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给了学生家长，自己只留了几元钱做路费。在返回县城的途中，他遇到教育局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，他们也是赶往红旗小学处理雷电事故的。古长书跟他们

聊了几句就径直往回走。他很生气，不愿跟他们多说，觉得他们反应太迟钝了，事故都过去半天时间了你们才去，要是让你们救死扶伤，等你们慢悠悠地赶到，人恐怕早就变成尸体了。古长书在心里骂起来，假如我是县长，老子非要让你们改掉这些坏毛病不可，否则就统统免了你们！想到这里，古长书狠狠地咬了咬牙关，又自嘲地笑起来。一个小小的团县委书记，权力就那么大，职位就那么高，气愤归气愤，埋怨归埋怨，你有忧国忧民之心，却无安邦治国之力，充其量只能发发牢骚而已。他想，这就是小官吏的大悲哀了。

古长书属于那种牢骚不多，干活不少的人。第二天，他把灾难的照片冲洗出来了，连同照片和文字材料快件寄给了省市两级希望工程办公室，希望他们了解一些具体情况。凝视着桌上那些凄惨的照片，古长书心里升起一股悲情，他对顾晓你说：“我要到深圳去！你马上给我准备几千块钱差旅费。”

顾晓你说：“到深圳干什么？”

古长书说：“求援！”

“你门道挺多的嘛！”顾晓你说：“把我也带去吧，我还没到深圳去过。”

古长书说：“你若不是女孩就好了，你是女的，跟我一道出去像什么话？孤男寡女的，没事就要惹出事来。再说你那么漂亮，我偏偏又是个经不住诱惑的男人。”

顾晓你说：“我不怕，不就是说我们在一起住吗？再说你又不是色鬼。”

古长书说：“可问题是，我并没跟你在一起住过呀，这不是让我背黑锅嘛！”

顾晓你讨好地冲古长书一笑，用撒娇的口气说：“书记大人，你就背一回黑锅，让我一道去吧！”

古长书摆摆手说：“你是金枝玉叶，我可不能有这份背黑锅

的献身精神！”

顾晓你逼进一步，说：“你不敢献身，那我就献身吧！”

古长书被顾晓你的慷慨震动了。他知道顾晓你非常喜欢他，一直暗恋着他。可古长书是有家室的人了，而且夫妻恩爱，温馨和睦。如果没结婚，他会考虑顾晓你的。顾晓你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写得一手好散文，人又漂亮，聪明能干，性情开朗，在县委大院是很显眼的美女。前年入党，去年提干。父亲是政协主席，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。顾晓你以前潦草地谈过几次恋爱，都吹了。二十四五岁了，还没有固定对象。古长书就搞不明白，一个热情似火的女孩，怎么谈恋爱却漫不经心。可顾晓你对古长书是百依百顺，照顾颇多。知道古长书常常不吃早点上班，便经常给古长书买早点带到单位。每回出门，都要给古长书带点礼物回来。听说古长书感冒了，就连忙到外面去买药，还要叮嘱他按时服用。古长书心里也喜欢她，可就是没有说破，他不敢跨出这一步。从政的人是要远离浪漫的，口头上总说张扬个性，其实随时随地都在抑制和扼杀个性，至少他没有勇气把心里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。团委就这么一个小单位，假如真是正副书记两人相好了，以后就没法开展工作，其利弊得失是一目了然的。

所以，古长书坚决拒绝了顾晓你跟他同去深圳的请求。他说顾晓你同志，一家不能没有主呀，我们两人都走了怎么办？我走了你就得在家看着，工作还很多。顾晓你说，我都成家庭主妇了。古长书说家庭主妇有什么不好？家里十来口人，持家过日子就靠你了。顾晓你尽管有点不悦，但还得服从。她到外面去买了一些古长书平时喜欢吃的零食，拎了一大包回来，往古长书桌上乱扔，拉着脸说：“你带在路上用的！”古长书说，“你这么好，我都幸福得没法活了！”顾晓你又哼了一声，说，“又不带我去，别假惺惺的。”

古长书要到深圳去，出发前，相关人员都要打招呼。这些都

是管他的人。管他的人都是备受尊重的。他跟主管团委工作的县委常务副书记贺建军打招呼，贺建军说：“你去吧，祝你满载而归。”他跟家里的父亲打招呼，父亲说：“孩子，路上注意安全啊！”他跟老婆左小莉打招呼，左小莉说，“早点回家呀。”出发那天是从单位走的，顾晓你说：“时间差不多了，还不快滚！”

第二章

第2章

古长书离开了被大山包围的大明县城，去深圳了。每回去发达地区，一踏上远去的列车，古长书就会感到一种逼人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。在车上他喜欢把脑袋伸出窗外，浏览野外景色，释放山里的沉闷。在城里他喜欢到处走走看看，享受现代风情，沐浴都市魅力。强烈的贫富反差，又常常使他坐立不安，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思忖，我们大明，何时才能赶上这些地方呀？古长书不是自卑，而是焦急，之后便生发一种热血沸腾，很想拼命大干一场奋起直追的隐隐冲动。他甚至希望，把对贫困落后的宣战当成一种快乐来与大家分享。

古长书到深圳是会见老同学黄骏。他是深大集团公司总裁。古长书研究生毕业后，曾在黄骏手下做助手，是黄骏硬拖他去的。在学校时，古长书是学生会主席，黄骏是班上有名的富翁学生，一边读书一边兼任着深大集团总裁助理，两人就如同弟兄。尽管黄骏这助理只是挂名的，但身患恶疾的父亲为了培养他，让他兼任公司的董事，参与公司的事务，从而得到锻炼实践。毕业后，黄骏就把古长书拉到他的旗下做助手。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。

可身在深圳的古长书离老家太远了，父亲一个人在家，住在

遥远的西部，使古长书常常感到鞭长莫及，无法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心。古长书幼年丧母，是父亲一人把他拉扯大的。父亲是邮政局职工，是负责分发报纸的，收入不高。他唯一的能耐，就是根据订户数量，在几分钟内把几百份报纸分成不同的等份。可父亲却是县城远近闻名的名人。为了养活他这个儿子，父亲坚持没有续弦，始终一个人过着。那时候不少干部职工都想着业余时间做做小生意，父亲不善经营，办过一个小商店也弄垮了。于是父亲从事了一项任何职工都看不起的事：在大街小巷拾酒瓶卖钱，以补贴家用。大明县城民风淳朴，自古轻商，平常用过的那些酒瓶，从来就没有回收的习惯，全都当成垃圾扔掉了。不少家里都堆码着整箱的空酒瓶子，然后当成垃圾扔掉。古长书的父亲得知酒瓶是可以卖钱的，便灵机一动，工余时间就做起了回收酒瓶的生意。他到各家各户去收，别人也不要他的钱，还得感谢他清理了废物。大明这地方是个贫困地区，连乞丐都不去的，但酒瓶的那几块钱绝对是看不起的。喝酒剩下的瓶子一般都是扔进垃圾桶，人们懒得为那点钱去做一笔交易。古长书的父亲就包揽了一个县城的酒瓶，凑足一车就拉到市里的酒厂卖掉，或由酒厂的人自由开车来拉。古长书始终记得一个细节，有一天，古长书放学回去不见了父亲，他就满街去找。后来在一个垃圾桶旁边找到了父亲，父亲在垃圾桶里拾酒瓶时，看到报纸上有则有趣的新闻，他就蹲在那里看起来，看着看着就在垃圾桶旁边睡着了，头上还有几只苍蝇飞舞着。父亲太累了，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，古长书没有叫醒他，陪他在旁边坐着，用报纸给父亲驱赶蚊子。那时物价低，钱很值钱。父亲的辛劳不仅仅供养了古长书的学业，而且在古长书大学毕业前夕，居然花了四万多块钱修了一幢三层小楼房。邻居都说他们家的房子是酒瓶子盖起来的。这使古长书看到了父亲的伟大。别人都看不起的事，都不愿意去做的事，也许对你来说正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。

可古长书心挂两头也不是回事，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是他大学毕业后的最大愿望。古长书在深大公司做了一年半时间，有天，他的同学赵琴给他打电话，说金安市公开招聘公务员，问他愿不愿意回来参加招聘。古长书向黄骏说了自己的想法，他家的情况黄骏也是知道的。在黄骏的心目中，古长书是他最得力的助手，是一个难得的亮辅良弼。他协助黄骏处理了公司许多棘手的问题，使公司在新旧过渡时期保持了旺盛的发展势头。黄骏的父亲把他当儿子看，甚至给黄骏做工作，一心要留下古长书。一个好朋友容易找到，可一个大公司的助手却是不容易物色的。可古长书又想念父亲，坚决要回去应试公务员。黄骏说：“按我公司的情况，我实在是需要你留在这里；按你家里的情况，我应当支持你回去。我情陷两难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”

古长书说：“你可以招聘一个比我更得力的助手，可我父亲却不能招聘一个比我更得力的儿子呀。”

古长书的这句话让黄骏动心了。黄骏说：“你还是回去试试吧，能录用是好事，可以满足你的心愿；不能录用也是好事，可以满足我的心愿。”

古长书回去应试了，被录用到金安市工业局。两个情同手足的朋友就这样分开了。黄骏打电话祝贺他说：“你以后有任何事，都可以找我。我们永远是很好很好的朋友。”

自从那次离开深圳后，古长书再没到深圳去过。突然从商界转入政界，古长书保持了一如既往的办事作风，非常认真地工作着。第二年，古长书从工业局下放到大明县当团县委书记。他发现，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，在他读书的七年时间里，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。只是城里人多了，拥挤了，更加凌乱了。在县城周围，山还是那样的山，水还是那样的水。政府官员们介绍县情时，总是言必称大明是个“资源丰富，贫穷落后，山清水秀，人杰地灵”的地方。每当看到那些光秃秃的山岭、大面积的农村文

盲和被污染的河流时，古长书就觉得官方的话很滑稽，他认为应当改成“山不清，水不秀，人不杰，地不灵”才更加符合实情。他不理解，干吗说假话都要说的诗情画意。

古长书当团委书记的时候，他的同学赵琴已经和副县长贺建军结婚了。古长书跟赵琴在高中就是同学，后来同时上大学，恰巧又是在一所大学，古长书读经济管理，赵琴读中文，两人来往频繁。作为初恋，双方都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但作为爱情，又是极其匆忙而又浅尝辄止的，并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东西。后来，因为一些说不上理由的原因，两人便不明不白地分开了，恋人的身份隐退了，只是保持普通朋友关系。本科毕业后，赵琴回家当了老师，古长书就考了研究生。赵琴跟贺建军结婚后，古长书也很失落，还有点醋意。他对赵琴说：“你都结婚了，扔下我单身一人。你说我怎么办？”赵琴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只有一个身体，只能嫁一个人。总不能再嫁给你吧。”古长书说：“那你就给我赔一个！”赵琴便给古长书做媒，在学校介绍了年轻教师左小莉。古长书觉得，赵琴看上的人一定不错，就答应见个面，两人也算一见钟情，经过了几个月的恋爱，就速战速决地结婚了，九个月后就生下了孩子。按当地人的话说，这叫跨门喜，就是一结婚的当天晚上就怀上。可古长书说，没那么巧吧，我当时怎么没感觉到什么呀。

都说大屁股的女人生孩子容易使上劲，左小莉屁股大，可生孩子时照样遇到了麻烦。她不愿采用剖腹产，嫌肚子上留疤不好看，便坚持要自然生产。可生了一天一夜还没结果，急得古长书在产房里来回踱步。左小莉筋疲力尽的时候，突然绝望地对医生说：“大夫，这孩子我不生了！”大夫扑哧一笑，说：“由得着你吗？你说不生就不生了？”

正在踱步的古长书突然停下来，然后向前跨了一步，冲左小莉说：“生，你给我使劲生！都说母亲是伟大的，你马上就要伟

大了，别放着伟大不要！”

这句话还真激励了左小莉，它使伟大变成了现实。在医生的配合下，左小莉一用力，孩子就露头了。是个男孩，一出世就在床上撒了一泡尿。这孩子中气很足，第一泡尿就拉出了一条弧线。古长书一边抚摸着左小莉的额头，感谢她的辛勤劳动，一边看着儿子尿尿的地方，恍然大悟地对左小莉说：“难怪这么难生啊，原来是卡住了，我儿子小鸡鸡是直的！”

大夫说：“他是尿憋出来的！”

古长书添儿子的这年，贺建军就当上了县委常委副书记，成了古长书的直接上司，分管组织人事和党群工作。贺建军只知道古长书跟赵琴是同学，却不知道他们在学校的那段情感经历。在县中学的家属楼上，他们又住在一个单元。赵琴家住四楼，古长书家住六楼。古长书和左小莉夫妻每天都要从贺建军家门前路过，有时也到家里坐坐，谁家有好吃的东西，两个女人之间也端上端下的。古长书与赵琴的同学关系，古长书跟贺建军、赵琴和左小莉的同事关系，形成了一个团结和睦的整体构架。

古长书是个极要面子的人，他知道，活在世上，要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重，就得有出色的工作和骄人的成绩。否则就是给同学丢脸，给同事丢脸，也给家人丢脸。一个邮电职工的儿子，读了研究生，做了团委书记，取得这一切成绩都是来之不易的。不管别人怎么看他，他都觉得自己应该珍惜自己。所以，从他担任团委书记以来，他每天都在拼命工作。希望小学从一所建到八所，所有的钱都是他从上级团委和希望工程办公室跑来的。在贫困地区，就地生财是一种能耐，异地要钱也是一种能耐。古长书在当学生会主席时，就练就了一套嘴上功夫。做了团委书记，这功夫便大放光华了。在一些有企业家和官方参加的汇报会上，他能把孩子们上不起学、没地方上学的情况，说得大家眼泪汪汪，每个人的座位旁都放着一叠湿湿的纸巾。掌权的人，有钱的人，

不管他们红也好，黑也好，反正都是生儿育女的人，古长书就是通过他们对自家小孩的比较，来唤起他们的良知，让他们的同情心来一次大爆发。见古长书说得那么可怜巴巴的，情也动了，泪也流了，伸手援助一下似乎也易如反掌，顶多只是让他们的座骑档次低一点。于是，便有了一笔又一笔希望工程捐款，有了一座又一座希望小学，也有了无数的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。

所以古长书常常对顾晓你说：“在县里我是团委书记，一出门我就是孙子！”

顾晓你俏皮地说：“不要对组织这样讲话，为了孩子们，你就心甘情愿当孙子吧！”

当然，古长书马不停蹄地拼命工作，在他个人的意愿中，他还是想通过出色的成绩使自己理直气壮地提拔起来。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。在他看来，尽管当官不是唯一的动力，但一个行政干部，想当官总不是坏事。对于权力的向往，古长书在大学时代就有了。他曾经不遗余力地竞选学生会主席，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在同学中的威信，不遗余力地争取入党。当这一切都如愿以偿之后，他才领会了“进步”的意思。古长书是学经济的，可他阅读了西方大量的权力学著作。他发现，追求权力是人的天性，世界上只有不喜欢当官的人，却没有不喜欢权力的人。哪怕是寺庙的和尚，他们也有争名夺利的时候。古代一些隐士，大抵都不喜欢当官，那是他们想逃避现实的纷争与矛盾，通过遁世隐身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清高。可在他们的潜意识中，并非没有对权力的欲望。古长书只反感一类当官的人，没什么本事，却官瘾很大。没什么职位，却官架子很大。他们常常把空话说得实实在在的，把假话说得真真切切，把大话说得豪情满怀。听起来是真理，用起来是废话，不过是用空洞的思想填满了空洞的时间罢了。表面上，这种领导把自己的时间丰满了，可他却把大家的时间抽空了，他已经从时间上奢侈腐化了。与其说是他在开会，不

如说他在扼杀光阴。与其说他在浪费时间，不如说他在浪费职权。所以，在他看来，高明的领导，首先要做一个时间的智者。

当官就是比不当官好。你想办什么事可以指挥别人，别人想办什么事还要请示你。就在这请求与指挥当中，便体验出些许难以言传的妙趣来。尽管古长书只是一个小小的团县委书记，可对于一个有志于从政的人来讲，总算迈出了第一步。阎王不嫌小鬼瘦，团县委书记大小是个官。只要有了第一步，才会有后面的前进步伐。人们常说从政的人，一步跟不上，步步跟不上。等你能力增强了，阅历丰富了，工作出色了，可年龄又过去了。古长书赶上了一个风华正茂的好年龄，也赶上了一个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好时代。

古长书不是一个盲目的为官者。他对于权力的研究思考远比一般为官者要深刻得多。把权力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，权力是最美的，也是最有魅力的东西。权力的魅力，在于使用权力时的快感，这种快感的产生是由心理愉悦和生理愉悦共同引起的，它会刺激大脑皮层的兴奋。这是权力的美学特征之一。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里，领导连开会都坐在众目睽睽的显要位置，权力带来的其他好处就自不必说了。他曾仔细研究过，为什么有的领导喜欢在文件上签字批示？一是签字的政治功能，它既是为了表达领导的主张与倾向，是手迹的证明，也是一种权力符号。二是签字的本身作为表达主张、安排工作的一种方式，它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。当了领导，就必然赋予了他诸多政治体面。在以集团为单位的群体中，他是最荣耀的一个人。所以对领导最重的处理，就是取消这种荣耀——撤职；对领导最高的奖赏就是增加这种荣耀——提职。所以“撤职”成了官场中最具有震慑力的关键词，撤去的不仅仅是乌纱帽，而是取消了政治体面和相关利益。

古长书在团县委的工作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。向来，在县委大院里，团委都是不起眼的部门。支农的时候下乡，检查工作